

道

藏

15

道

表

第一五册

道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列子

聖二

列子姓列名禦寇鄭人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九年而後能御風而行弟子嚴恢問曰所為問道者為富乎列子曰桀紂唯輕道而重利是以亡其書凡八篇列子蓋有道之士而莊子亟稱之今汴梁鄭州圃田列子觀即其故隱唐封冲虛至德真人書為冲虛至德真經

太史公叙黃老而先六經蓋知宗道術矣。何偶遺列子劉向迺校勘成書其言明內外證死生齊物我大抵與蒙莊合至於謂不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周之為蝶蝶之為周若出一口矣然後世注說傳者俱少列子在晉有張湛唐有盧重玄方之南華

湛則郭象盧則成玄英也逮宋政和有解而左轄范致虛謙叔亦有說當是時天下立道學與三舍進士同教養法儒臣王禮上言莊列二書羽翼老子猶孔門之有顏孟微言妙理啓迪後人使黃帝之道粲然

復見功不在顏孟之下宜詔有司講究所以崇事之禮從之故其書大行平陽逸民高守元善長收得二解并張虛二家合為一書誠增益於學者因之得以叩玄闢探聖闕致廣大而盡精微顧不懸歟竊嘗謂訓詁之義自昔為難盧序曰千載一賢猶如比肩萬代有知不殊朝暮可為喟然歎息也大定己酉春季月承務郎前同知沁州軍州事雲騎尉賜緋魚袋致仕毛庠序右新書定著八章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書列子五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常書三篇太史書四篇臣向書六篇臣參書二篇內外書凡二十篇以校除復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書多外書少章亂布在諸篇中或字誤以盡為進以賢為形如此者衆及在新書有校校讎從中書已定皆以殺青書可繕寫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道家者重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

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快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之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觀者孝景皇帝時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及後遺落散在民間未有傳者且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謹第錄臣向昧死上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列子書錄永始三年八月壬寅上

晉張湛注解并序

湛闕之先父曰吾先君與劉正興傳穎根皆王氏之甥也並少遊外家舅始周始周從元正宗輔嗣皆好集文籍先并得仲宣家書幾將萬卷傳民亦世為學門三君總角競錄奇書及長遭永嘉之亂與穎根同避難南行車重各稱力並有所載而寇虜彌盛前途尚遠張謂傳曰今將不能盡全所載且共料簡世所希有者各各保錄令無遺棄穎根於是唯齋其祖玄父咸子集先君所錄書中有列子八篇及至江南僅

有存者列子唯餘揚朱說符目錄三卷比亂正與為揚州刺史先來過江復在其家得四卷奉從輔嗣女婿趙季子家得六卷參校有無始得全備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治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屬辭引類特與莊子相似莊子慎到韓非尸子淮南子互示指歸多稱其言遂注之云爾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叙論

劉向云列子者鄭人也與鄭穆公同時蓋有道者也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曰道家

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理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而穆王湯問二篇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也至於力命篇一推分命揚子篇唯貴放逸二義乖背不似一家之書然各有所明亦頗有可觀者且

多寓言與莊周相類故太史公司馬遷不為列傳張湛序云其書大略明群有以至虛為宗萬品以終滅為驗神慧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自喪生覺與化夢等情巨細不限一域窮達無假智力理身貴於肆任順性則所之皆適水火可蹈忘懷則無幽不照此其旨也然所明往往與佛經相參大歸同於老莊重玄以為黃老論道久矣代無曉之者咸以情智辯其真宗則所論雖多同歸於不了所詮雖衆但詳其糟粕莫不以大道玄遠遙指於太虛之中道體精微妙絕於言詮之表遂使真宗幽翳空傳於文字至理虛無但存其言說曾不知道之自我假言以為詮得意忘言離言以求證徒以是非生滅之思慮因情動用之俗心矜彼道華求名喪實我聞元聖文神武皇帝知道為生本至德非言廣招四方傍詢萬字真有達其玄理將欲濟於舍生小臣無知偶慕斯道再承聖旨重考微言謹尋列子之書輒詮註其宗要竊懷智

此非欲指南儻默契於希夷猶玄珠於象罔是所願也非敢望焉論曰夫生者何耶神與形會也死者何耶神與形離也形有生死神無死生故老子曰谷神不死死而不亡者壽也然此之死生但約形而說耳若於神用都無死生神本虛玄契真者為性形本質礙受染者為情至人忘情歸性則近道凡迷矜性殉情則喪真是故臆支黜聰道者之恒性貪生惡死在物之常情不矜愛以損生不析名而棄實故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也代人不求於名則縱心為惡此又失之遠矣何則人笑亦笑人號亦號人之所畏不可不畏復安得為不喜耶是知神為生主形報神功神有濟物之功形有尊崇之報神有害物之用報有賤陋之形故神運無窮形有修短報盡則為死功者則別生亦由清白者遷榮貪殘者降黜約位而說也形不變則位殊約神而辯也神不易而形改至人了知其道

故有而實真真神無形心智為用用有染淨凡聖所以分在染濁者則為凡居清淨者則為道道無形質但離其情豈求之於冥漠之中辯之於恍惚之外耳故老子曰吾道甚易知甚易行而不能知不能行其

故何也代人但約形以為生不知神者為生主約氣以為死不知神者為氣根繫形則有情迷神則失道封有惑本溺喪忘歸聖人嗟其滯執之如此也乃歎夫知道者不易達矣故曰千里一賢猶如比肩萬代

有知不殊朝暮者惜之深矣豈不然耶儻因此論以用心去情智以歸本損之又損為於無為然後觀列子之書斯亦思過之半矣

政和解序

道行于萬物物囿於一曲世之人見物而不見道聖人則見物之無非道者真偽立而夢覺分有無辨而古今異得者不以智失者不以愚而窮達之差生于力命之不對為我者廢仁為人者廢義而揚朱墨翟

之言見笑於大方之家子列子方且冥真偽而兩忘會有無於一致得喪窮達付之自爾為我兼愛通於大同而深憫斯民之迷見利而忘其真如彼為盜如彼攫金迷而不反馳而不顧故著書八篇以明妙物

之神獨往獨來于範圍之外而常勝之道持後守素於不爭之地其說汪洋大肆籍外之論託言於黃帝孔子要其歸皆原於道德之指然考其言蹟其意究其所造至其見神巫而心醉觀伯昏無人之射而伏

地卒其所以進乎道者止於乘風而歸則其去莊周也遠矣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猶有所待也嗚呼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惟天下之至神老氏之實體朕萬機之餘既閱五千言為之訓解又嘗注莊子內篇而

子列子之書不可以無述也聊釋以所聞以俟後聖之知我者政和戊戌閏九月初日序

范左丞解吳師中撰序

世之所貴者書也書不過語語之所貴者

意也意有所隨得其意者雖忘言可也不明其意非唯貴非所貴且又族坐錯立而共排之烏足與言大方之家列子蓋鄭國有道之士觀其立教坐議闡揚性命之理而救世發藥之言超越諸子言意之表大

抵以混元為宗而屬辭設喻駁駁乎與莊子並駕而馳矣俗學世師窘束於名物不能越拘攣之見而尋其闕闕遂相與拒之於聖智之外若司馬遷尤尊道家之學而獨不與為列傳劉向博物洽聞校讎群書

乃指穆王湯問之篇為迂誕恢詭非君子之言其排而斥之若此豈非不明其意之所隨而失其所貴哉伏見政和訓解知其解於萬世之後恢崇道教將欲引天下之人反其性命之情而還太古賜至渥也迺

命靡泮之儒兼習道經而老莊之書一經大手煥若日星觀而化者得所法象不復可置議論矣至列子書張湛嘗為之法而舛駁尤甚非特不得立言之法抑亦失經

之旨故士每患之則得是書之意者雖欲

忘言其可得耶左丞范公太初先生比於
變理之餘親為訓釋推其意若出於列子
之心究其說足以解學者之蔽微言妙道
歷數千百年間一旦廓然若披雲霧而親
青天俾讀其書者不待降席而得於目擊
之際則所以上裨吾君道化之方其利博
哉爰因摹刻以廣其傳謹題編之首云宣
和元年孟秋望日序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晉張湛 唐通事舍人盧重玄解

宋政和訓 宋左丞范致虛解

和光 徽人 高守元 集

天瑞 張曰夫大加件錯紛殊性生
之分關於動用之域者存亡變化自
然之符夫唯寂然至虛一而不變
者非陰陽之所始也四時之所運
虛曰夫群動之物無不以生為主
也生者無象也有形為之物無象
也陰陽所不可測也類乎陰陽論其
謂神豈非天地之中大靈瑞也故曰
天瑞也政和和物有生造化道無古
今惟體道者為能不化而常今所以
應於國氏之為益。范曰天地雖大
萬物雖多一流於生死之境一隨於
出入之機終始相循突化相禪死生
壽夭損益成虧無非自然之符也體
道之人起出物表即萬形不役使
冥一性不遷之宗直夜不能使
物不能陶鑄於物
物而不物於物

子列子

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

居鄭圃有四十年人無識者

非形不與物接言不與物交不知其德之

至則同於不識者矣

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

非自隔於物直言無是非行無軌迹則物莫能知也

政和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范曰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故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曷常飾智驚愚務為離世異俗之

行哉

國不足辨將嫁於衛

自家而出謂之嫁

盧曰不足年饑也嫁者往也

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

盧曰謁請也

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

壺丘子林列子之師

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

四時行百物生豈假於言哉

范曰壺則空虛而不毀立則安固而不動

子林則出道之母以君天下者道無問問

無應體道者默而識之無所事言多言數窮離道遠矣

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瞶人吾側聞之試以告

汝

伯昏瞶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不言自受教

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

政和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則壺子何言哉

不得已而有言故聞而告之

范曰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卒不免於言者

蓋其不言之言未之嘗言於此言之特為

汝言其大略而已伯昏瞶人則體道而為

物長條光襲明無所用見或謂之無人自

其疇人而侔天者言之此壺丘子林所以

語之歟道不可聞亦不可告也故聞則曰

吾側聞之告則曰試以告汝

其言曰有生不生有化不化

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今存

亡變改化物而不自化也

盧曰不因物生不為物化故能生於衆生

化於群化者矣

不生者能生生

不生者固生物之宗

不化者能化化

不化者固化物之主

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

生者非能生而生化者非能化而化也直

自不得不生不得不化者也

盧曰凡有生則有死為物化者常遷安能

無生無死不化不遷哉

故常生常化

涉於有動之分者不得輒無也

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

生化相因存亡復往理無間也

范曰神機氣母出入升降端蟻肖翹無非

生化之字惟不物而物者乃能生生而

不生於生化化而不化於化彼生之所生

者待是而生不得不生故能常生亦無時

不生也彼化之所化者待是而化不得

化故能常化亦無時不化也烏能踐形而

上脫生化之域哉不生不化與道玄同是

謂真人

陰陽爾四時爾

陰陽四時變化之物而復屬於有生之域

者皆隨此陶運四時改而不停萬物化而

不息者也

盧曰為陰陽所遷順時轉者皆有形之物

也念念遷化生死無窮故常生常化矣

不生者疑獨

不生之生豈可實而驗哉疑其冥一而無

始終也

盧曰神無方比故稱獨也老子曰獨立而

不改也疑者不敢決言以明深妙者也

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

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

疑獨其道不可窮

亦何以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

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

盧曰四時變易不可終也神用變化亦不

可窮也

政和生自無而適有化自有以之無有生

有化者物也不生不化者道也物麗於數
故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道行乎
物故常生常化而無時不生無時不化獨
立萬物之上故不生者疑獨汎應而不窮
故不化者往復往復其際不可終蓋莫知
其端倪也疑獨其道不可窮蓋不可測究
也物無得而耦之者豈真知所以然哉
疑焉而已

○ 范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
相殺孰主張是孰維綱是意者其有機緘
而不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陰陽不
離乎氣四時不逃乎數故未能脫乎生化
之域也道之真體獨立而不改以其不自
生也故能長生道之妙用周行而不殆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夫化物而不化者
雖命物之化而獨守其宗故不際之際始
終反乎無端孰知其所終耶生物而不生
者雖先天地生而不為父故無物之象彼
是莫得其耦孰知其所窮耶
黃帝書曰谷神不死

古有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
莊子之稱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
無生故曰不死
是謂玄牝

老子有此一章王弼注曰無形無影無運
無違處卑不動守靜不衰谷以成之而不
見其形此至物也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
之玄牝

○ 勤 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
勤
王弼曰門者玄牝之所由也本其所由與
太極同體故謂天地之根也欲言存耶不
見其形欲言亡耶萬物以生故曰綿綿若
存無物不成而不勞也故曰不勤
盧曰谷虛而氣居其中形虛而神處其內
玄者妙而無體牝者應用無方出生入死
無不因之故曰門也有形之本故曰根也
視之不見用之無窮故曰若存者也
范曰黃帝老氏皆體神而明乎道者也道
一而已言豈有異哉故谷神玄牝之說見

於老氏而列子以為黃帝書也谷之用無
相神之體無方萬物所受命也玄者天之
色牝者地之類萬物所賦形也命名不同
其實一物夫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而玄
牝之門又為天地之所從出入也自本自
根自古以固存如大之傳而不知其盡以
生生則不生化化則不化動而愈出何勤
之有

○ 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
莊子亦有此言向秀注曰吾之生也非吾
之所生則生自生耳生者豈有物哉故
不生也吾之化也非物之所化則化自化
身化者豈有物哉無物也故不化焉若
使生物者亦生化物者亦化則與物俱化
亦奚異於物明夫不生不化者然後能為
生化之本也
盧曰此神為生之主能生物化物無物能
生化之者
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
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

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者非也

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瞻群生而不遺乎

盧曰神之獨運非物能使若因情滯有同物生化皆非道也

政和陰陽之運四時之行萬物之理俄生而有忽化而無形實色彰智謀力作消息

盈虛終則有始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雖皆道之所寓而運轉不止感其自爾

范曰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則物未有不生者隱化而顯顯化而隱則物未有

不化者惟不生不化然後為能生生化化故盈於天地之間生者自滋化者自禪形

分於太始色化於太素智有大小力有強弱或消而消或息而息感其自爾使之者

其誰耶一將有心是謂非道

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

天地者舉形而言陰陽者明其度數統理盧曰夫有形之物皆有所生以運行之舉其所大者天地也運天地者陰陽也陰陽

氣之所變無質無形天地因之以見生殺也陰陽易辯神識難明借此以喻彼以為其例然後知神以制形無以有其生也

范曰統物者謂系屬之為所統者充入之天運乎上地處乎下聖人位乎兩間果何

足以統之耶於此有道焉上際于天下蟠于地裁成輔相彌綸圖範無不可者故因

陰陽統之則天地雖大將不出乎吾之度內矣揚子曰崇天普地分群偶物使不失

其統者莫若乎辟

夫有形者生於無形

謂之生者則不無無者則不生故有無之不相生理既然矣則有何由生忽爾而自

生忽爾而自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不知所以生生則本同於無本同於無而非無也

此明有形之自形無形以相形者也

則天地安從生

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

盧曰天地形之大者也陰陽者非神識也有形若生於無形者天地豈有神識心性

乎若其無者從何而生耶假設此問者將明萬物者有生也

范曰天地者空中之細物有中之最巨者故與萬物同圓於形原其所始必有先天

地生者焉易所謂太極是已莊子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

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

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范曰無體也無數也冥於氣形質未相離

之先故曰太易若太初則已兆於氣矣若太始則已分於形矣若太素則已著於質

矣豈無始之可原耶刀所以製其衣方其用刀未有衣也是衣之初而已故於氣之

始則以太初命之有初然後有始女受始而生之台倡始而成之生之者左也成之

者右也故於形之始則以太始命之素未受采無所與雜即染而淨不與物爭故於

質之始則以太素命之是四者自微至著既已離於無矣故以有言之也

太易者未見氣也

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即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
范曰有陽氣焉有陰氣焉有冲氣焉是皆無動而生之也太易之先氣且未見況形質乎

太初者氣之始也

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

范曰太初有無無有無名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為氣之始

太始者形之始也

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

范曰易曰乾知太始夫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謂之太始則未始有始故形之所形莫不資始於此

太素者質之始也

質者性也既為物矣則方貞剛柔靜躁沈浮各有性

范曰有氣有形質幹斯具色之所色將自此而彰焉

氣形質具而未相離

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易太易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

范曰太極元氣函三為一故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命之曰渾淪老子所謂混成者

是已貌象聲色有萬不同莫不含蓄於此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

雖渾然一氣不相離散而三才之道實潛兆乎其中淪語之助也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

不知此下一字老子曰視之不見名曰希而此曰易易亦希簡之別稱也太易之義如此而已故能為萬化宗主冥一而不變者也

范曰渾淪之中三者不可致詰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故視之不見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故聽之不聞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故循之不得若是者吾不知其名字之曰

易

易變而為一

所謂易者窈冥惚恍不可變也一氣恃之而化故寄名變耳

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

究者窮也一變而為七九不以次數者全舉陽數頌其都會也

乃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

既涉於有形之域理數相推自一之九九數既終乃復反而為一反而為一歸於形

變之始此蓋明變化往復而無窮極

范曰大象無形孰分高下降而墮數變自此生故易變而為一所謂道生一也一之所起有一未形雖涉於數去道未遠然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變乎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變乎故七也九也又自一而分變之所以無窮者也七少陽之數九老陽之數數終必窮故九變者究也窮則變變則通故九復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終始反復如環無端自此以往巧曆不能計

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地

天地何邪直虛實清濁之自分判者耳此一查全是周易乾鑿度也

范曰渾淪既判三才肇分天宮墜而周乎上地磅礪而向乎下人昏昏而處乎中天

積氣耳清輕而屬乎陽地積塊耳濁重而屬乎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負陰抱陽

冲氣以為和

冲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

推此言之則陰陽氣偏交會而氣和氣和而為人生人生則有所倚而立也

盧曰一三五七九陽之數也極則反一運

行無窮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親下者草木之類是也親上者含識之類是也故動物有神植物無識無識者為

氣所變有神者為識所遷故云太易大初以至渾淪言氣之漸也其中精神者謂之為神神氣精微者為賢為聖神氣雜濁者為凡為愚乃至含生差別則多品矣

政和陰陽者氣之大天地者形之大氣變

而有形則有陰陽然後有天地而道者為之公聖人者道之管此聖人所以因陰陽

以統天地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莊子所謂道在太極之先者是也故太易者未見氣也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故太初者

氣之始也氣變而有形故太始者形之始也形辯而有質故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未相離則道之全體於是乎在故

曰渾淪老子所謂有物混成者是也無所用其明故視之不見無所施其聽故聽之

不聞無所致其力故循之不得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然既已謂之一矣且

得無其言乎此所以強名之曰易也易無形埒者無體也易況之陽則一之所起故變而為一數起於一故變而為七則屈而

未申也七變而為九則交而有變也數窮於九故復變而為一一為形變之始則天地人皆得此以生故曰清輕者上為天濁

重者下為地冲和者為人精者一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天地含精而萬物

化生矣

化生矣

范曰陰陽專精為天地散精為萬物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物與天地本無先後明

大道之序則有天地而後萬物生焉故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用

全猶備也

范曰道之大全裂於上下天地之所以設位也成天地之能者為聖人盈天地之間

者為萬物彼其覆載之功輔相之能散殊之用未嘗不相待也烏能備其大全

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職者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所宜者也

范曰有職者當聽上故三才莫位萬物散殊皆有常職若乃造形而上觀天地俯萬

物而不與聖人同憂音之所不能該聽無與焉果且矣所受職耶

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

夫體適於一方者造餘塗則闕矣王弼曰形必有所分聲必有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宮也則不能商

范曰三才具而萬物分其用未嘗不相待也故有所短者有所長有所通者有所否

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通也則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

范曰天穹然而剛健無不覆燾未必能形載也地隤然而止靜無不持載未必能教化也聖人位乎其中仰觀俯察與天地參

教自我設化自我行斯能贊天地之化育矣然教化之用亦豈能違物之所宜哉物無常宜宜在隨時吾則順其自然而無汨其陳焉俾萬物之生各得其宜而已故教

出於不言化成於不宰其不違物之所宜是乃所以輔相天地之宜者耶

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

方貞靜躁理不得兼然尋形即事則名分不可相干在理之通方貞未必相乖故二儀之德聖人之道燾育群生澤周萬物盡其清寧真粹而已則殊塗融通動靜澄一蓋由聖人不逆萬物之性萬物不犯聖人之化凡滯於一方者形分之所闕耳道之所運常冥通而無待

盧曰氣運者能覆載神運者能教化然則天地生萬物聖人隨狀而用之政和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位乎天地之中凡以成變化而已變化代興萬物異宜天地之與聖人豈能違其所宜哉蓋聖人之於天地相辨則為三極相通則為三才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所宜所宜定者不出所位此言職之有分也故以其所辯者言之若夫聖人之道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則上下同流而無間安有長短之相形通否之相異者哉

范曰天有陰陽地有陰陽故天地之道陰陽必貴其相交也不仁則不生不義則不成故聖人之教仁義必貴其相濟也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故萬物之宜剛柔必貴其相雜也然天地體道故擅覆載之功萬物待之以生而未嘗留道聖人體道尸教化之任故物待之以成而未嘗容心是皆隨物之宜亦不出所位而已鵬鷲之小大何足以相笑鸞蛇之多寡何足以相憐不浴鵠而黔鳥不續鳧而斷鶴因其常然付之自然爾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者有味者有味者

形聲色味皆忽爾而生不能自生者也夫不能自生則無為之本無為之本則無當於一象無係於一味故能為形氣之主動必由之者也

盧曰有形之始謂之生能生此生者謂之形神能形其形能聲其聲能色其色能味其味者皆神之功以無制有

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

夫盡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是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也

皆無為之職也

至無者故能為萬變之宗主也

○ 虛曰神所運用有始必終形聲色味皆非自辯者也所以潛運者乃神之功高焉無為而無不為也

政和生形聲色味皆物之化故隱斯顯往斯返生者形者聲聲者色色者味味者皆道之妙孰原其所始孰要其所終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謂是故也

○ 范曰疑獨者不生不生者能生故形聲色味皆有待而生也然太虛之中物成生理而形者自呈太山秋毫彼異自而形耶惟大象無形乃能形形吹萬不同而聲者

自應雷震蚋飛彼異自而生耶惟大音希聲乃能聲聲留動而後生色彼固不能自色也賁而無色蓋有為之色色者物成而後有味彼固不能自味也淡乎無味蓋有為之味味者形形而我無形也故如鑑之寂妍醜畢現而鑑實無形豈與形者俱有聲聲而我無聲也故如谷之虛美惡皆赴而谷實無聲豈與聲者俱發色之所色者彰矣故操其本要其末推其色逆其數期其極色雖不同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故感於鹹作於酸化於苦窮於甘變於辛味雖不同而味味者未嘗呈然則生之妙豈固與生之所生者偕終耶自非無為而無不為者嗜克尸此故曰皆無為之職也

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知盡則無知能極則無能故無所不知無

所不能何晏道論曰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無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響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負負方得形而此無形白黑得名而此無名也

○ 虛曰老子曰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言此神也先天地神鬼神帝無能知者無能證者若能體證茲道則天地之內無不知無不能矣

范曰幽無形深不測之謂陰瑩天工明萬物之謂陽能陰能陽則陰陽所不能測也曲直以立本致曲以趨時是之謂柔敦實以為體斷制以為用是之謂剛能柔能剛則柔剛所不能定也長短之相形尺寸是已道則能短能長圓方之相研規矩是已道則能方能圓能生能死則不泮於數能暑能涼則不固於時物之在水也沉者不離於浮者不能沉能沉能浮者殆猶

日光之在水歟物之有聲也鼓宮而宮動
 叩商而商應能官能商者殆猶天籟之自
 鳴歟出於機者俄入於機出於冥者俄入
 於冥惟不轉於機冥者乃所以能出能沒
 玄於天為小而妙之道黃於地為中而光
 之色惟不域於天地者乃所以能玄能黃
 能甘能苦則以淡乎其無味故也能羶能
 香則以淡乎其無臭故也是乃道之無為
 而無不為者如此故無知也周萬物而無
 所遺乃無不知無不能也彫象形而不為
 巧乃無不能也
 政和有所知有所能在道一偏非全之盡
 之者也而無知而無不知無能而無不能
 則無不該也無不遍也何所不能哉陰陽
 氣也柔剛材也短長形也圓方器也生死
 數也暑涼時也浮沉勢也宮商聲也出沒
 迹也玄黃色也甘苦味也羶香臭也變化
 所為皆在是矣古之人其備乎六通四關
 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烏往而不暇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一

冲虛至德真經四解卷之二

聖二

天瑞

子列子適銜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據蓬
 而指捷按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
 未嘗生未嘗死也

俱淡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
 之域則理既無生亦又無死也

盧曰形則有生有死神也無死無生我如
 神在彼如神去髑髏與我生死不同若悟
 其神未嘗生死

此過養乎此過歡乎

遭形則不能不養過生則不能不歡此過
 誤之徒非理之實當也

盧曰既受其形則歡養失理以至於死耳
 種有幾

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
 若蠅為鴉事見得水為鱉得水土之際則為
 蠅蟻之衣衣猶生於陵也

則為陵鳥

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

陵鳥得鬱栖則為鳥足

此合而相生者也

鳥足之根為蟻蟻其葉為胡蝶

根本也葉散也言鳥足為蟻蟻之本其末

散化為胡蝶也

胡蝶胥也

胥皆也言物皆化也

化而為蟲生電下其狀若脫其名曰駒撮

此一形之內變異者也

駒撮千日而死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

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精斯彌為食醯願輅

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輅食醯黃輅生乎九

獸九獸生乎脊芮脊芮生乎腐蠶

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

羊肝化為地臯臯馬血之為轉却也人血之為

野火也

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

鷄之為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鷄也鷓

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

非之為莧也老耨之為後也也魚卵之為蟲

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

曹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

直音釋山海經云曹爰之山有獸其狀如狸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

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鷦

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鷦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

○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

大腰龜鼈之類也穉小也此無雌雄而自化上言蟲獸之理既然下明人道亦有如此者也

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

大荒經曰有思幽之國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接而生子也此亦白鷦之類也

后稷生乎巨跡

傳記云高辛氏之妃名姜原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

長而賢乃為堯佐即周祖也

伊尹生乎空桑

傳記曰伊尹母居伊水之上既孕夢有神告之曰曰水出而東走無顧明日視曰水出告其鄰東走十里而顧其邑盡為水身因化為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

厥胎生乎濕此因蒸醢雞生乎酒氣而生羊

○青寧生程

自從隱至於程皆生之物蛇鳥蟲獸之屬言其變化無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因無窮已也

程生馬馬生人人久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夫生死變化胡可測哉生於此者或死於彼死於彼者或生於此而形生之主未嘗暫無是以聖人知生不常存死不永滅而一氣之變所適萬形萬形萬化而不化者

存歸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無靡不由之

盧曰種之類也言種有類手亦互相生子設此問者欲明神之所適則為生神之所去則為死形無常主神無常形耳神本無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期形則有凝一受有形之質猶機關繫束焉生則為出死則為入

政和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蓋有生者必有死而死於是者未必不生於彼通乎此則唯于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則養形而悅生今之所存乃昔之所過者爾故曰此過養乎此過歡乎萬物以不同形相代則死生之變不可勝計也故曰種有幾如下文所云乃耳目之所及者耳若龜為鶉者蓋言萬物之化無川陸之間也鹽也蠅蟻之衣陵焉也一種也或得水土而生於下或得陵也而生於上蓋言萬物之化隨形氣之所過也陵焉得鬱栖則為鳥足則假異物以為體鳥足之根為蟻增其葉為胡蝶則散

同體以為物胡蝶膏也化而為蟲生於窻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駒撮則眾飛者有化而為蟻動者矣駒撮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則穴處者則有化而為林棲者矣或因形而移易則斯彌而為願輅原黃軛之生乎腐蠟與夫地臯轉鄰野火之類是也或因性而反復則鷓之為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鷓是也鷓之為蛤田鼠之為鷓朽爪之為魚老韭之為菟老踰之為猿魚卵之為蟲則或以類而相因或以不類而相與為類宜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則無所感而化者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鷓則無所交而化者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則其在物也有一陰陽而自生化者矣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則其在人也非陰陽而能潛通者矣以至后稷生乎巨跡伊尹生乎空桑雖不可致詰而不足怪也厥昭生乎濕則化於氣醯雞生乎酒則化於味羊奚比乎不筍則化於習又竹生青寧則以無情而生有情

也青寧生程則以無知而生有知也尸子以程為豹之類程生馬則以同類而相生也馬生人則以非類而相生也然則昆蟲之出入草木之生死變化無常未始有極又鳥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哉惟萬物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聖人於此知其有機緘而不能自己耳
 范曰道無終始物有死生陶於大化之治適然而變則氣聚形成強名曰生轉於造化之機適然有遺則氣散形壞強名曰死氣有聚散特浮雲之去來耳形有存亡特一漚之起滅耳死生之名有對而立方死方生夢已俄覺方生方死覺已俄夢孰知其所以然耶惟原始反終者知其未嘗死未嘗生故來而無從去而無往殆將入於不死不生矣百歲髑髏特已腐之餘骨果何知也然莊子載其言有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復為人間之勞乎則不悅生而惡死可知世之昧者攬一身而願膠萬化而執生化而死戚然而惡故此過養乎以其

畏於死也死變而生欣然而喜故此過懼乎以其悅於生也死固矣足畏生固矣足悅乎是特萬化而未始有極者耳又況萬物相禪種名不同故鷓也鷓也蠅蟻之衣也陵鳥也此一種也或得水或得水土之際或得陵也而其生各不同也鳥足也蟻蟪也胡蝶也其與陵鳥亦一種也或以鬱栖或以葉或以根而其變各不同也駒撮也乾餘骨也斯彌也食醯願輅也其與胥亦一種也或以窻下或以十日或以其沫而其生各不同也食醯願輅生乎食醯黃軛食醯黃軛生乎九猷九猷生乎蒼苻蒼苻生乎腐蠟則不知其種自然而生者羊肝化為地臯馬血之為轉鄰人血之為野火鷓之為鷓鴣之為布穀鷓之為蛤田鼠之為鷓朽爪之為魚老韭之為菟老踰之為獲魚卵之為蟲則不知其種自然而變者自孕而生者有若曹爰之獸相視而生者有若河澤之鳥大腰之類純雌而無雄穉蜂之類純雄而無雌以思士則不妻而